

让年味依旧

◆ 汤高峰

年味,让人期待,又让人心潮澎湃。多少人,春播夏种,秋收冬藏,所有的努力,就是为了过年的喜庆。一年的付出,只有过年才是真正的总结;365天的努力,只为过年回家时的放松。

我们期待过年,又感叹时光匆匆;我们盼望过年,又担心年味淡淡。过年,成为现代大多数人想念而又体验不深的一个时间节点,回望时感叹光阴似水,回味时感受氛围不浓。

年味,成了一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味道,成了想念而又生怕遇见又不够热烈的思念。对于过年,人们唯一有共鸣的是,感觉年味儿淡了。其实要我说,不是味儿淡了,而是人们心儿不够热乎了,是身处其中而又心在其外。感觉想象的年味与现实中的年味差的不是点,而是整整一个成年到童年的回忆。

年味是什么?其实年味就是那热气腾腾的厨房,就是那一家人围炉夜谈的客厅,就是那亲友久别重逢的欢畅……

年味,是一种传统,需要弘扬;年味,是一种氛围,需要营造;年味,是一种仪式,需要融入。把年味弘扬,就得一代一代传承,要让好的做法不失真传,要让美的感受不负期待。把氛围营造,就得一点一滴做,要张灯结彩,要喜气洋洋。把仪式庄严,就得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感受,要身处其中,要全心感受。传统从来不是自动弘扬,没有传承哪能弘扬?氛围从来不是自动生成,不去营造哪有氛围?仪式从来不是自动展示,没有执行哪里感受?说年味淡了的,其实是自己的心浮躁了,劲儿不足了,总以为自己只是来感受年味的、享受年味的,却不知道,当你置身其中去弘扬传统、营造氛围、执行仪式的时候,就是年味真正生成并热烈的时刻,正所谓当你在看风景的时候自己已然是一道风景。

年味,正是你融入其中的味道,年味也正是我们积极参与其中的感受。当我们用心去传承,年味就成了一种味道,用心品,可以品出人生的意义。当我们认真去感受,年味就变成一种文化,认真忆,可以忆出人生的价值。年味儿,从来不曾远去,让我们在一起,奔放出内心的热情,在新时代承担起弘扬传统的责任,让优秀的民俗文化渊源流长!

蒲甘看塔

◆ 杨清舜

站在缅甸蒲甘的高塔上一眼,便看到了千年林立的佛塔
隐藏着参悟不透的禅机

日出日落
佛光时隐时现
无论你来自天涯海角
有缘人终得一见
年年月月
梵音隐隐约约
忘记身前身后事的人们
时光定格在心中的亘古

三生三世
百年轮回
在蒲甘的高塔上
来来往往的人
也许只有一次的相遇
可一个手势
一次礼让
一个微笑
注定是你我一生的因缘
它会在一个阳光的午后
如电影镜头般
一不小心
就席卷记忆
席卷你生命的全部



新诗眼

丁酉岁暮感怀

◆ 段兴朝

又到经年盘点时,乐忧参半记深之。
喜添孙女臻圆满,欣徙高居沐彩霞。
爰爱遭偷财帛损,苍颜染疾怨情遭。
红尘得失皆由命,犬岁但求新作为。

奉东春兄命题马安老桥

◆ 卢象贤

想像当年一体新,也曾荣耀在湖滨。
三根傲岸无求骨,百载苍凉弃置身。
法藏比丘修己正,梦回游子见尤亲。
烟村怪道人才夥,学得其中精气神。

立春午后往南山公园赏红梅

◆ 胡剑

暖日依依照鬓丝,小园来睹俏丹姿。
冻融昨夜犹含蕊,香吐今朝渐漫枝。
绮梦罗浮余旧影,闲愁蜀阁入新诗。
应怜初识春风面,慢遣高楼玉笛吹。

登含鄱口

◆ 王品科

险峻双峰举世尊,画廊张口势将吞。
长天秋水连霄浦,白鹭红霞共鸟奔。
岭上时晴明月月,亭前偶雨动乾坤。
难忘最是观晨日,薄雾金轮锁我魂。

庐山三宝树

◆ 崔德煌

清传玉磬寺墙东,老树无声势雄。
叶密高遮白日,根深远送饮黄流。
抬头幸可先经雨,振臂欣能早接风。
一带云山君是主,秋来岭上几团红。

古韵亭

浮生若茶

◆ 许永强

每天晚上静坐桌边,沉湎于悠长缠绵的萨克斯小调里,接着就是泡一杯茶,轻轻地啜,淡淡地品,其间翻上几页书,那茶香书香便一起涌来,那韵味便醉了自己,任由乐调流淌于心中,思绪萦绕于心头,日间染上满心的浮躁亦便旗息鼓,乐声渐而穿透灵魂而少了音乐,茶香滋润心口致脱离躯壳。心中渐因这茶的氤氲暖热了许多,平和了许久,也深刻了许多,就咽下所有的沉郁。饮得久了,你就会发现:浮生若茶!这绿色的小星里饱含着禅样的深邃与人生哲理。

想起先前山坡上的丛丛新绿,纯情而又骄傲,带着天生的羞涩,立在自然的风中,汲百花之清魂,集草木之精髓,如若是一株乌龙茶或黄山云雾茶树,避俗于苦寒冻顶之巅,一年一度绽开满枝冰清玉洁之嫩蕊,为千辛万苦的采茶女的纤纤细指所采摘,捧归柴扉,又被清心寡欲的茶人悉心揉捻烘焙成一撮撮香茗,尔后被晾晒、挤压、包装,方有这一包包一罐罐

沁人心脾之意境,荡涤人生之感叹的茶叶。

之后便辗转千里,被挑拣被揉捏被嗅闻被收藏被品味,行之于千变万化的场合,待之以各式各样的人生际遇;上得厅堂楼阁庙宇也好;粗瓷大碗大口畅饮无妨;素雅宜兴紫砂小盅亦雅。只要端得起茶具,皆合乎喝茶者的心境。如若有大苦大悲者断不会自寻茶喝的,他们只适于饮酒。

茶被沸腾的水冲之泡之,在杯子里旋转,展示自己的容颜,似美发一样飞散,如鸟羽一般飘落,每一滴都在阳光下释放着深蕴的清香。饱受煎熬的茶叶在沸水的浸烫下沉沉浮浮上下下下,一缕缕更醇更醇的一切。释出了它饱含着的春雨的清幽,夏日的炽热,秋风的醇厚,冬霜的清冽;释出了它仅存的最后一丝丝青春光晕,尔后即被抛于院落或做了花肥。

此刻,茶是水的魂,茶水是人的魂。茶汤润泽齿齿之间,两颊舌间顿溢生津,再喝再续水,反反复复,茶叶香中带苦,苦中见涩,涩中有甘,末了渐趋清淡,轻松中悠长回味,啜饮中渐而忘却时间与杂事。若是遇上

善思的智者或饱含诗性的书生,就会惊叹周围生命的升落,被自然界的瑰丽与质朴所感动;就会想象山野的呼吸潇潇,山泉的叹息幽幽,山路泥土的纷纷扬扬,以及母亲枯瘦的手掌留下的草香屡屡,就会在风雨中听出音乐;就会于清贫的苦涩中品出淡泊;就会在迷雾的双眼中开启希望,萌发起生命的整个春天……

沸水冲冲续续,茶叶沉沉浮浮,水色深深浅浅。茶叶直至释放出它所有竭尽献出的一切。释出了它饱含着的春雨的清幽,夏日的炽热,秋风的醇厚,冬霜的清冽;释出了它仅存的最后一丝丝青春光晕,尔后即被抛于院落或做了花肥。

细思之,浮生真的若茶,我们何尝不是一撮生命的清茶?而命运又何尝不是各种冲泡茶叶的水?在匆匆的步伐中,既体味过成长的快乐,也遭遇过挤压煎熬痛苦的坎坷经历。最终生于泥土又归泥土。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,我们是否能若茶留下一脉脉人生的幽香,弥漫于某个时空底部亦或是某些人的灵魂深处?

忆儿时武汉过年

◆ 王本春

说,帮忙弄了两张四等舱票,六个人横七竖八地睡了一晚。

天刚放亮,我站在舱房旁边的走廊上,依栏看着长江两岸的房屋、烟囱、树林缓缓向船后漂移,姐姐、两个妹妹也好奇地看着远岸。第一次坐那么大的船,印象中就是一栋楼房,整个四层,没有我们没到过摸过的地方,唯有一个二等舱里的人,不让我们进,我们拥在门口,看那人用水果刀削苹果,削下的皮一圈一圈连着不断,像根根长的扁豆角。他给了我们,我小心翼翼地拧着,姐妹在后面高兴着,在我们的心里,那不是皮,是一只想象中的苹果。

大轮缓缓向武汉码头开去,站在船舷的边上,遥望武汉江边的高楼、建筑,那种心情无法言表,不知哪个姐妹说了一句,哇!好大的村庄。正巧,岸上传来十一响钟声,接着敲响《东方红》歌曲,洪亮贯顶,响彻天空,当时我认为船靠岸还有撞钟仪式。后来小叔告诉我,那是江汉关大楼的钟声,钟楼高有八十多米,晴朗天气,十里以外就能看见,按刻奏乐,按时打点,钟声远播数里,我原以为那是好多人同抓一根撞木撞钟呢。

奶奶的家在汉口三阳路庆安一巷十九号。刚到奶奶家是新房,但农村孩子的一身土气还是无法掩饰,街坊邻里的孩子在外面喊:“乡里伢乡里伢!”有次一个男孩居然跑到奶奶门口喊“乡里伢”,我的姐姐冲他喊,没有乡下人种田,你们饭都没得吃。我怒火中烧,虽然营养不良,身上缺少肌肉,但做事练就出来的力气还是有存储的,走上去飞起一脚,踢得他一拐一拐地走开,从此,没人敢喊“乡里伢”。

在奶奶家过年吃了什么,已没有印象了,倒是奶奶和叔叔姑姑安排的参观游玩记忆犹新。动物园里的老虎至今没忘,小时候对老虎的最早记忆是武松打虎,那次见到真家伙,关在比房子还大的铁笼子里,凶悍威武,杀气腾腾,看后心潮澎湃。恰巧,饲养员往铁笼子里抛两只大公鸡,那老虎按一按两前爪,纵身一扑,半空中将大

我的母亲

◆ 丁春叶

我的母亲一九三九年生于德安县城,去年离世。可谓一生坎坷,吃尽人间疾苦。

她自幼丧父,继而其母改嫁他乡,于是由大伯抚养。没几年因大妈去世,我母小小年纪就被送养。最后一次送给了潘氏家里,潘氏膝下无儿女。过了几年,潘氏丈夫去世,就带着我母亲改嫁到米粮铺乡下一官姓人家。

我母十七岁时,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的父亲。那时,父亲刚从部队复员,虽有工作,但家境贫寒,仅有三间茅屋,家徒四壁。第二年便生了我。我父亲不久放弃了工作,回家务农。自我记事起,父亲身体就不很好,患有慢性支气管炎,只能做些扯秧栽秧等手上活。大集体的年代,母亲便成了家里的男劳力,如脱谷、挑谷、背谷桶、脚水车等重体力劳动都跟男人一样做。因她读了点私塾有点文化,还是生产队里的粮食保管员。

母亲是位要强且很能吃苦耐劳的人。虽说她从小没做过农活,但会竭尽全力去学去做。那时日子非常艰难,就连米都是我家的一大难事。母亲天天上工,米这种重体力就落在弟弟稚嫩的肩上。如果碰到下连阴雨,家里有谷还没米,只得向邻居借米吃。每年红薯上市后,我家早上是红薯稀饭,中午是红薯干饭,晚上是蒸红薯。锅中间蒸一碗饭那是母亲给父亲开的“小灶”。母亲每天早上用米汤给父亲冲个鸡蛋,而她自己尽管怀里孩子吃奶,依然跟我们孩子们一样吃。所以,母亲因没奶水,奶头总是被怀里小的扯得老长。

我母亲晚上总是抱着孩子去村里老队长家灶下坐。老队长因终身未育,老两口生活过得算是殷实,经常会用猪油炒饭。母亲看着他们吃着香喷喷的油饭,欠得直吞口水,有时他们吃不完就问我母亲吃不吃,她就连忙接着三口两口扒下肚里。母亲把我们口里省下来的粮食偷偷卖给烧窑的,用来做人情和过年给孩子们做新衣服。当时村里有个老人用嫉妒的口气说:“莫看人家老超支户,可孩子们个个都穿得光几得很。”

母亲对儿女要求非常严厉,来客人,孩子们一律不能上桌,只能看着母亲的眼色匆匆拈点菜端在一边吃。客人带来的接包不许吃的,母亲要拿到代销店去换盐等生活用品。放学后,我们要及时回家做事,更不能惹祸,否则那是要吃皮肉之苦或是跪劈柴的惩罚。

七四年父亲不幸病故,家里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。当时,我在县里读高中。母亲只有三十多岁,为了不让我们兄弟姊妹受委屈,她决定既不招人进门,也不改嫁,毅然带着七个孩子艰难度日。我家小爷曾对我母亲说,“你何不把那些子女叫回来,跟你一起做活,也可减轻你的负担”,可是我母亲却很开明,她说“再苦再累也不能让孩子不读书”,所以我们七个都读了书。俗话说:寡妇门前是非多,我母亲为此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,流了多少泪。村里有个女的特小气,只要她男人跟我母亲说话,她就含沙射影骂骂咧咧。各种压力使母亲几近崩溃。记得有天早上我在灶下烧火,母亲正在灶上切菜,忽然她拿菜刀往头上一剃,顿时鲜血直冒,吓得我连忙去找医生。我想当时母亲是非常绝望。

第二年我高中毕业,我就尽量为母亲分担艰辛。务了半年农后,当过民办教师,大队妇女主任、公社广播员。大弟弟也到了公社综合厂工作。父亲走后,非常感谢大队对我家的照顾和救助,还有亲戚们的接济,使我们度过了非常时期。

到了八十年代,弟妹们陆续到知青工作,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。母亲把责任田租出,就来共青帮弟妹们做饭,还做点小生意。夏天卖冰棒,冬天卖饼干。后来,在住的楼梯口弄了个小货柜,卖点零食和百货。攒足了10元钱,母亲就存起来。积少成多,准备留着给弟妹们成家。记得小妹八四年出嫁,母亲用家里一年的收成,买了台日本三洋牌彩电陪嫁。母亲是位好要面子的人,对子女的婚事她都要尽力办得体面风光。直到九九年老七成家后,母亲才告别小生意,一心为子女做后勤服务。

弟妹们结婚后,依然在一起吃饭。母亲会根据各自喜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,使儿女们安心工作,或做好生意。每当过节时,母亲会提前筹备,慢慢地往家里买这买那。母亲待人接物向来大方热情。家里子女多,亲戚朋友也多,无论来的是哪个的朋友同学还是亲戚,她都会感情接待。过去条件不好时,她也会想尽办法,去邻里借鸡蛋借腊肉也要把客人待好。母亲对自己却十分刻薄,即使家里条件好了后,她的节俭习惯丝毫也没有改变。母亲是位热心、正直还有一定威望的人。只要谁家有个小困大难的,她会尽力给予帮助。九四年为了帮助我堂妹买辆二手货车,她给我们纷纷下借借款指标,进行全家总动员;家族或亲戚家有个矛盾纠纷的,也会找我母亲去评断解决。

前年三月下旬,母亲尿路感染到德安县人民医院住院。她跟医生请假以回家洗澡为名,第二天起了个大早,去菜市场买了肉、排骨和牛肉,对保姆说:“最近没人买菜,家里的孩子们苦死了。”叫保姆做了墨鱼排骨汤、米粉蒸肉、红烧牛肉。

没想到,过了两天我母亲在医院突患左脑大面积脑梗,当时就失去了语言和意识。我们第一时间将母亲送至省城医院,恳求医生不惜代价救治。可医生说“母亲脑梗面积大,部位不好,既不能取栓又不能溶栓,实在是没有回天之术,并随时都有不测”。无奈母亲插着各种管子带着氧气瓶和药物回到了老家。由于母亲的毅力,竟然在那度过了一周的危险期,又回到医院治疗,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和精心护理,母亲后来拔掉了胃管,可艰难吞咽流汁。跟她漱口可把水吐出来。看到母亲病情好转,我们欣喜无比。

哪知12月5日厄运再次降临,母亲又第二次右脑梗,把我们的希望彻底打碎。母亲再也没能坚持住,经过297天的病痛折磨,于去年腊月二十四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她用毕生诠释了伟大的母爱,她把一生奉献给了儿女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母亲,愿您在那边安详!

散文苑

